



琴台客聚 彥火

內外一把手

與殘雪對談不是一樁輕鬆的事，特別問到她的家庭背景，她都答得過於簡潔。她的童年是孤獨的，父母在上世紀五十年代都被劃為右派，分居兩地。以下是她的答覆——

- ：那你是跟母親還是父親？
- ：跟父親，父親是在湖南師範學院，在那個地方監督勞動，哈哈。
- ：那誰照顧你了？
- ：有一個外婆。
- ：那麼你1957年就在長沙念書？
- ：對。哈哈。
- ：完成小學、中學？
- ：我沒念中學。
- ：就小學畢業？
- ：對。哈哈。

反正當你問得有點不耐煩，她就來一個「哈哈」，讓你覺得有點被作弄，她卻擺出一副與你為善的作派。

施叔青特地跑到殘雪長沙的家，我憶起她去訪問殘雪的情景，不禁莞爾——

殘雪住在湖南省長沙的官邸，是一幢深宅大院。

殘雪見客與一般家庭主婦沒有兩樣——削水果、遞茶，一轉身就在飯桌寫稿，人們在她身前來來往往，電視機、兒子吵鬧聲都

打擾不了她。……殘雪自我感覺良好地說：「把我弄到馬路邊，也一樣能寫。」外人以為殘雪下筆如神，肯定是胸有成竹，殘雪告訴施叔青：「坐在桌子前，寫出一句，還不知下一句在哪兒。完全沒有構思，也沒有提綱，積累了，可寫長一點的，有時候小的意象，就寫短的。」

這大抵是殘雪的寫作狀態：「有一股情緒，但是不能很清楚說出來，那段情緒要用很強的理智把自己控制住，控制在非理性的狀態中去創作，如不控制很可能出現理性的東西，我的作品要完全排去理性。」（施叔青）

說殘雪這是意識流寫作，或是意識流令她寫作也好，反正她是有非人的天分。

她與常人一樣結婚生子，很多女人結婚生子，要擔起一大塊家務，已無暇兼顧別的。她告訴我，為了生活，她邊做家務，邊自學英語，一年後到長沙中學去教英語，因為沒有文憑，無法轉正。她跟她丈夫買了一本裁縫書，自學裁縫，當起真正的裁縫師了。

她表示，「就是大概1981年時開始自學，搞了3個月就成為正式的裁縫了，可以接衣服，基本上可以養活自己了。」然後哈哈大笑。（殘雪與「花蹤」，之三）



姚瑛雅音 姚珏

師友計劃

最近，香港隨着防疫措施的逐步放寬，藝文演出市場也熱火起來。12月陳奕迅18場演唱會，5.8萬張門票開賣當天就售罄，主辦方又宣布加開4場。明年許多大牌歌星的演唱會也陸續有來，有網民戲稱「香港迎來了報復性演唱會消費」。

不僅是流行演唱會，香港的古典音樂演出同樣紅火熱鬧。再過幾天，維也納愛樂樂團時隔11年再度訪港演出，這也是香港回歸祖國25周年慶祝活動之一，演出的門票也早已售罄。維也納愛樂樂團1842年成立，享譽世界，樂團一年一度的新年音樂會也是國際樂壇盛事。在疫情下，樂團上百人專程展開亞洲巡演，而且首站選在香港，充分體現出香港在中外文化藝術交流中的中心地位。

藝文演出市場的復甦，以及香港市場對文化藝術的熱情追捧，說明文化藝術是「香港社會的精神靈魂」，為社會的未來帶去審美和愛心，對年輕人具有積極鼓舞的正能量。我很高興看到本屆特區政府把文化藝術也納入青年發展的重要平台和範疇。上周的專欄我已提及，政務司司長陳國基先生特意來參加了我們香港弦樂團「弦音傳承」國慶音樂會。陳司長全程收看了青年樂手和基層孩子的表演，還在音樂會後和基層孩子交流合影。最近，我也同意受邀擔任特區政府共創「Teen」計劃的導師，通過師友配對的方式，把音樂藝術引入解決跨代貧窮，鼓舞助力基層孩子。

之前的專欄，我已經多次提到弦樂團堅持賽馬會音樂能量計劃超過6年，我們從孩子們的成長真切感受到成功和欣慰。其實，這個計劃更早期的雛形，是我和好朋友譚盾大師在2017年與特區政府「躍進計劃」合作的項

目，我們開創性地推出了二十一世紀青年音樂教育計劃，正是採用了「師友配對」的傳承方式。根據計劃，我們先到大學去做輔導計劃，由大師指導青年音樂家，再由音樂家指導大學生，用薪火相傳的方式，把音樂正能量傳遞出去。計劃的壓軸演出，我們第一次把香港八大院校的學生音樂精英請上舞台，和譚盾大師，以及我率領的香港弦樂團共同演出「超時代音樂會」。當時我們200多人組成亞洲最大的弦樂團創下紀錄，首演了譚盾的音樂交響詩《手機與弦樂：風與鳥的密語》，第一次把高科技和音樂結合，用超時代音樂啟示下一代的未來。當時青年樂手、大學生共同參與，把藝術和科技的結合，都是開風氣之先。今年7月，譚盾來港指揮「樂韻敦煌」音樂會，同樣演奏了這首《風與鳥的密語》，很多觀眾或許不知道當初的首演正是在香港，而且也正是師友配對計劃的成功實踐。

在我看來，文化藝術的師友計劃有幾個特點，首先是配對導師具備專業專長，在文化藝術方面有舞台表現力和廣泛人脈，能夠把參與的孩子帶入文化藝術的審美殿堂。第二是導師能夠創造機遇和平台，讓孩子們在參與文化藝術的學習、表演中，學會與他人的協調合作。第三是導師具備開闊的視野，能夠在孩子們的成長道路上提供長期的人生建議和協助。此次參與特區政府共創「Teen」計劃擔任導師，我們還有一個獨特優勢就是，香港弦樂團的音樂能量計劃堅持多年之後，已經有一批基層孩子受益於導師的助力，取得進步，當他們的經驗與其他孩子分享時，我相信一定「星星之火可以燎原」，因為他們也已經成為真正的導師，可以傳遞師友計劃的核心精神。



水邊留痕 少爺兵

害蟲時刻都在伺機而動

朋輩生日宴上，抬頭望着對面電視節目正直播「港姐」競選，同怡的全是已退休的記者，話說當年他（她）們都是現場拿着「長短炮」（相機）採訪的記者們，當晚趕完稿、相和埋飯後，本來是要「祭五臟腑」的晚餐就變成消夜了！也有友人似不經意地說：「選出來的冠亞季軍是否大家的心水也好，死而不僵的百足之蟲，肯定仍會繼續作妖！」友人所說的「蟲」和「妖」，大家都懂他所指，亦心中有數，所以大家也無言，繼續以平常心看電視節目。

果不其然，在群組網上聊天時友人依然氣憤地說：「我都話咗啲啦！害蟲就是要作妖，從來選美選秀都是各花入各眼，本來很正常的人與事，在害蟲滿肚子『壞水』下，硬要變成他們所要的『濁水』，不單止指在節目演唱的歌手嘉賓是『老餅』，扯A損B等事，指人家不是『阿姨款』就是『大姑款』，更大彈彈彈候選佳麗的身材等等，一大堆厥詞，明心明眼的都知道其作妖的目的是拉仇恨，胡說八道前後矛盾就是要找人背鍋，心術不正的言行昭然若揭，總之假如不是他們的『同道中人』，那麼，你連呼吸都是錯的。」

另一友人接話表示：「有同行叫我們寫稿時盡量避免『矛盾位』，免得事情沒完沒了……但，躲得嗎？那些害蟲時刻都在伺機而動，散播着當事人都不知是怎麼的一回事的謠言，幸好大部分人的思維是理性的，對網上那些『挑釁』式的說話及侮辱性極強的言詞，視之透明不接腔，假如對方再故意找茬，才有網友怒對讓對方『收口』；素有口德和心善的，從不會詛咒班禽獸們成『老餅』時如何被折騰；而過去的兩年多來，理性的一群才真正體會到原來想跟禽獸們『和平共處』，是如此艱難的一件事，彼此實在是在不在同一層次（思維的高度），禽獸們隨時敵意滿滿，令人類不得安生。」



爽姐私語 林爽兒

緣分早定

有機會參與桃花源粵劇工作室《帝女花》65周年一系列9個項目的活動宣傳，乃是我這兩年的另一個頗大收穫！在參與的過程中，我體會到有些人對粵劇戲曲的追求和癡戀！就因為那份追求和癡戀，令《帝女花》65周年紀念日子中創生出9個項目的活動。

9個項目的序曲始於2021年12月17日的黑盒劇場，到2022年1月6日的《帝女花》專業版15場首演，然而只演了這一場首演，就因疫情被迫停演，以致餘下14場延至翌年6月8日續演。

第3個項目是剛剛開始的《長平影像65影集》飛越舞台跨界變奏與當代思潮連接，成為65幅意念相同又相分的影像作品，在當天開始於利舞臺廣場舉行。

記憶中任白唐的《帝女花》1957年在利舞臺首演，65年後的今天在同一地點辦攝影專題展是對任白唐的致敬，展示對此的無限想像，是甚具意義的。

為這9個別具特色的《帝女花》65周年活動花了幾年的心血和時間，我認為最癡戀其中的兩位驕身的兄台：總監陳善之、創作總監

吳國亮，二人從他們的《帝女花》專業演出因疫情延期後，除了立刻開始再度安排黑盒劇場「可憐也」於5月演出《探花》和《駙馬唔易做》之外，便全身投入這次的攝影專題展。

要做作品攝影展覽，場地是一個首要解決的問題，在他們的努力下，得到具有淵源的希慎利舞臺廣場的支持，全力贊助這個65年後再度舉辦的《帝女花》65周年別具意義的攝影作品展出場地，那緣分就是冥冥中注定了！

場地既定，他們便要處理作品，一再努力之下得到不少不同界別的藝術家和攝影愛好者的支持，各人均以不同的攝影角度去拍攝，演繹出大家心目中的《帝女花》，把這朵燦爛的花朵展現於鏡頭下。幾位負責人日以繼夜處理有關展覽的大小事情，事事親力親為，還不斷地接受各媒體的訪問，展出前幾乎沒睡過一個安穩覺，直至展出正式開始當日，當見到各方朋友到場支持，才見到他們展現出寬心滿意的笑容！



◆全情投入的總監陳善之與4位支持和參與《帝女花》65周年的米雪、南鳳、鄧美玲、林穎施亮相！作者供圖



落地觀察 湯禎兆

移民故事

身邊不少友人移民，大部分去英國，也有去加拿大。臨走前，不少人提出的憂慮，除了是在彼邦生活的長遠生計盤算外，最重要也是適應問題，其中一環就是看不到中醫怎麼辦好。

英國較少中醫，所以朋友已決定找不到中醫的話，唯有多依賴自己鑽研，例如用精油或順勢療法成藥，作為非主流治療的選擇。

加拿大有較多華人移民聚居的城市如溫哥華和多倫多，因此有不少中醫選擇，但重新去一個新地方，首先要適應水土，需要讓身體穩定後才可「接地」（不穿鞋且多在草地上走動）；另外也要找個新醫師去認識自己體質，同樣也需要時間；更重要的是要看當地的中藥來源，以上都是關鍵要素呢。

水一向產生最大影響，聽聞不少朋友及其子女去到別國，往往

都會不斷掉頭髮，有些甚至買到適合的濾水器才見好轉。不知大家除此之外，還有何妙計？

除了生理之外，幼幼小的嬰兒及孩童，若是移民過程太趕急，過了一會兒會有情緒問題等後遺症出現。一些孩童起初可能很開心，當作旅遊一樣，但過了一陣子後，才慢慢意識到再無退路，現實是決定留下來的意思，有些會出現不斷發燒的情況，可說是心理導致生理失衡的具體例子。加上外國醫生不太開藥，香港人更不習慣，令父母的憂心焦慮加劇。

遇到以上情況，多給孩子「接地」，協助盡快適應新的地方。另外，傾談時多作開解，也多加擁抱，通常在新學校有了新朋友後，便可慢慢習慣。不要一味靠退燒藥解困，只會治標不治本啊！

當然也要留意生活習慣其他方面如何影響孩子，移民是人生重大抉擇，一定要慎重處理。



百家廊 戴永夏

送走炎夏迎清秋

如同寒臘月盼春來一樣，人們在炎夏酷暑中，也盼着涼爽清秋到來。這樣盼着盼着，秋天便飄然而至——今年8月7日，秋天的第一個節氣立秋節到了。

立秋是二十四節氣的第十三個節氣，一般在每年8月8日前後。立秋不但預示着炎夏即將過去，秋天就要開始，也表示草木開始結果孕子，收穫季節將到。立秋以後，我國中部地區早稻收割，晚稻移栽，大秋作物進入重要生長發育時期。

我國古代將立秋後的15天分為三候：「一候涼風至，二候白露生，三候寒蟬鳴。」意即一候時涼爽的秋風吹來，二候時清晨草木的葉子上出現了白露，三候時寒蟬開始鳴叫。不過，立秋後暑熱並不會馬上消除，還有「秋老虎」的餘威。但總的趨勢是天氣逐漸涼爽起來。立秋是夏秋之交的重要時刻，自古以來人們都很重視這個節氣，由此也產生了許多立秋的習俗。其中一個重要習俗，就是「迎秋」。

迎秋就是迎接秋天的到來。周朝時，每到立秋這天，天子要親率三公九卿諸侯大夫，到京城西郊設壇，祭祀白帝少昊和秋神蓐收，以隆重的禮儀迎接秋天。東漢時，百官在立秋這天都穿上黑領沿的內衣和白色的外衣，到洛陽城外西郊迎秋，禮畢再換上紅色的衣服，到東門宰殺牲畜祭祀神靈。這天天子還要射獵，將士們也要操練兵法，比賽騎射，炫耀武力。至宋代，立秋這天宮內要把栽在盆裏的梧桐移入殿內，等到立秋的時辰一到，太史官便高聲奏道：「秋來了！」奏畢，梧桐便應聲落下一兩片葉子，以寓報秋之意。而在民間，婦女兒童都在立秋這天佩戴楸葉迎秋，對這南宋吳自牧的《夢梁錄》中曾記載說：「立秋日……都城內外侵晨滿街叫賣楸葉。婦人女子及兒童輩，爭買之，剪如花樣，插入鬢邊，以應時序。」還有

的婦女以石楠紅葉剪刻花瓣簪插在鬢邊。清代在立秋這天，還有「懸秤稱人」的習俗。將稱得的體重數和立夏日所稱之數相比較，以

查驗這段時間身體之肥瘦強弱。

立秋的又一重要習俗是「咬秋」。立秋時節，許多瓜果已經成熟，大量上市。尤其是西瓜，更是分布廣泛、很受歡迎的消暑佳品。因此立秋這天，很多地方都有吃西瓜等瓜果的習俗，俗稱「咬秋」或「啃秋」。如在北京、河北、天津等地，家家都在立秋前備好西瓜。到了立秋晚上，一家人將西瓜分而食之，據說可免除秋後餘暑和瘧疾之苦。誠如《津門雜記》所載：「立秋之日食瓜，曰咬秋，可免腹瀉。」在江蘇無錫、浙江湖州等地，立秋日取西瓜和白酒同食，認為這樣可以更加有效地免除瘧疾。在杭州一帶，還流行立秋日吃桃子的習俗。這天，大人孩子都要吃桃，每人一個。吃完後把桃核留起來，等到除夕這天，再把桃核丟進火爐中燒成灰燼，俗謂這樣可以一年不染瘟疫。

當然，由於我國幅員遼闊，各地的咬秋習俗也不盡相同，甚至相反。如黑龍江雙城等地，立秋日忌食瓜果，認為食瓜果會使人消瘦。安徽和州立秋禁食用井水浸泡的西瓜，認為吃這樣的西瓜容易腹瀉。而山東一些地方立秋後不再吃甜瓜，認為這會加重身上的濕氣。俗諺說：「打了春的蘿蔔立了秋的瓜，死了老婆還走走人家——是那個事不是那個味了。」

立秋還有「貼秋膘」的習俗。所謂貼秋膘，就是在立秋這天吃美食佳餚補養身體。《京都風俗志》云：「立秋日，人家亦有豐食者，謂之貼秋膘。」此俗過去在我國北方地區十分流行。立秋為何要貼秋膘？因為過去在農村，夏收夏種十分繁忙勞累，人們的體力消耗很大。同時，夏天炎熱潮濕，也容易對人們的身體造成損害，很多人會出現食慾不振、乏力疲憊、精神萎靡、身體消瘦等症狀。到了立秋，天氣開始涼爽起來，正是人們補養身體的好時機。通過貼秋膘，讓體內貯存更多的脂肪和能量，這樣既能補夏天之不足，又可抵禦秋後的寒冬，有益於強體健身。貼秋膘一般是吃一些富有營養的美食，這樣的美食，各地不盡相同。

過去在北京等地，人們立秋這天主要是吃肉。普通百姓家多吃燉肉、紅燒肘子等，講究一點的人家多吃白切肉、紅燜肉，以及肉餡餃子、燉雞、燉鴨、紅燒魚等。遼寧地區有立秋日「吃秋飽」的習俗，其中海城、錦縣等地主要吃肉麵，義縣等地多吃餅、餃子等麵食，朝陽人則多吃黃米麵餛飩。山東地區立秋這天多吃餃子，有「立秋的餃子入伏的麵」之說。

由於立秋所處地位的重要，古人認為這天的雨晴及立秋時辰的早晚跟人們的生活密切相關，這又產生了立秋「占卜」習俗。占卜的內容主要有：以立秋日之雨晴占卜此後的天氣情況。浙江杭州有農諺云：「立秋晴，一秋晴；立秋雨，一秋雨。」在湖南興寧，立秋有雨稱「漏秋」，有「交秋有雨連秋雨」的說法。在天津，人們認為立秋下雨為秋澇之兆，俗稱「秋灑」；不下雨為秋晴之兆，俗稱「秋吊」。以立秋日期的早晚占卜秋收早晚、豐歉。浙江杭州有農諺云：「7月秋，秋後收；6月秋，秋前收。」意思是說立秋在7月，立秋後收穫；立秋在6月，立秋前收穫。在貴州平壩，人們認為立秋在6月莊稼會歉收，在7月則會豐收。當地農諺說：「6月秋，減半收；7月秋，得全收。」

以立秋時辰之早晚占卜秋收豐歉。民間俗信，立秋的時辰宜在白天。四川安縣、湖北漢口有農諺云：「睜眼秋，收又收；閉眼秋，丟又丟。」黑龍江雙城也有農諺說：「早秋收，晚秋丟。」意思都是說，白天立秋，莊稼會豐收；晚上立秋，莊稼會歉收。以立秋時辰之早晚占卜此後天氣涼熱。民間認為，立秋的時辰在早晨，預示着此後天氣涼爽；若在中午或夜晚，則預示着秋季會比較熱。浙江杭州等地有農諺云：「早立秋，涼颼颼；夜立秋，熱當頭。」河北新河等地也有農諺說：「早晨立秋涼颼颼，晚上立秋熱死牛。」立秋的占卜習俗多數都是古代勞動人民在生產和生活中的經驗總結，實踐證明是有一定科學道理的。所以直到今天，有一些習俗仍然有實用或參考價值。



鵬情萬里 趙鵬飛

香港人的四季

從座位望過去的窗外，是一片山林，終年不開的綠意，框在狹長的窗口，再隔着一段遠遠的距離，青綠幽深，畫幅相宜，很適合盯久了屏幕的雙眼，作暫時的休憩。在港島南有一條狹長的山徑，晨跑快要結束時，總喜歡在那一段駐足片刻。山徑蜿蜒，坡度頗大，一邊是自然形成的陽坡，茂草葳蕤，雜花不敗，長年見翅有斑斕的蝴蝶，在花叢嬉戲。另一側則是一排淡粉色的人家屋頂，半隱在高大豐盈的樹冠裏。透過屋頂，一片淺藍色的海，雲逸風輕，游光浮動，看久了會稍稍有些炫目。

香港的四季變化，並不明顯。樹木不落葉，氣候不驟變，四周的海水，也終年一色，跟大部分人的生活狀態很相似。長久地陷在同一個節奏的往復裏，波瀾不興。疫情前，遇到假期，或是飛去國外，走走看看，或是北上內地，逛吃逛吃。疫情後，不能隨意離開香港，便跟着網帖指引，到各個熱門山頭去打卡。春天是幾棵櫻花，秋天是幾株楓樹，夏天是各處落日。今年天旱，城門水塘乾涸，露出塘底的龜裂紋，竟也能引得大批

人馬前往打卡。到了冬天，那一大片耀着夕陽的大東山芒草，在兩三個月的時間裏，始終擠佔着社交圈最顯著的位置。吃吃喝喝的地方更是多到計不清。走遍十八區的橫街巷弄，稍微有一兩樣出品出挑的店面，門口就不乏刷着手機排着隊等待入場的食客。打開香港大大小小的門戶網站和服務類App，除了一點正經新聞裝點門面，幾乎都集中在兩個大類上：藝人八卦，美食尋味。一個提供談資，一個介紹食物，從精神到物質，填滿了普通人的生活時空。看起來很實際，也很香港。

以前認識一位內地學者，一向清高，對國事天下事都上心。只要路過他們研究院，又正巧不算忙，我就喜歡去找他聊天請教問題。有一回聊到香港，他頗有微詞。說他教過的港生也好，還是學術上有交流的香港學者也好，除了學業和研究，就只對出門旅行和尋找好吃的食物有興趣。學者忿忿，讀書人，理應對家國事天下事事事關心，才擔得起讀書人的名頭。如若連讀書人都只耽於吃喝玩樂，尋一點眼前的實惠，對家

國情懷無甚涵養，那整個社會的認知水平，以及精神層面的豐富程度，就可想而知。我回應他，香港東西交匯，華洋雜處，又圍於島嶼，百餘年浸染如此，島上的人注重實利關注眼前，也是人之常情。事後回味學者的不忿，倒覺得還是很有道理。

一種文明，綿延數千年而不絕，其精神內核的生命力和凝聚力，必定強勁而堅韌。與之相應，傳承文明的族群內部，也一定有跨越社會階層的共同價值認同。家國情懷，正是傳統文明經久不衰的內涵之一。無論是回歸前還是回歸後，香港普羅大眾享有的基礎教育中，關於這項內涵的傳遞，已不止是欠佳一度甚至欠奉。日久年深，代際重染，加上有意無意的認知模糊引導，便漸漸暈染開來，並在不知不覺間，成為一座島嶼式的繭房。房子外面的人很着急，房子裏的人卻多半不以為意，或者不以為然。

繭子不是一時之間就能生成，要破繭成蝶，也非一時之功可以如願。就像難以察覺的四季更替，只要肯細心留意，就會發覺，每一棵樹的枝頭，都在時序流轉中悄然發了新芽。